

古阳城与十里长街

陈振华

近几年来,随着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深入、老地名征辑研究工作的进行,以及旅游开发等相关事业的兴起与发展,人们探索、研究地方文史的兴趣日益递增。通过文人们的仰慕与传颂,也使古阳城渐渐明晰起来,愈来愈被大众关注而深入人心。然而,它为什么叫“阳城”?阳城究竟起于何时?对于这两个问题,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仍比较模糊,甚至存在疑惑与异议。我想就这两个问题,谈一点个人的理解。

“阳城”地名的由来

“阳城”地名的由来这个话题,似乎很少有人涉及。山西有个阳城县,起源于夸父逐日的典故,这是个神话传说。后人为了纪念夸父,将他饮水的地方叫作“阳城”,意为“太阳距地面最近的地方”。富水的这个“阳城”虽没有山西“阳城”的神话背景,但有一点是相通的,那就是“阳光充裕”的蕴含。据中国古代“山之南水之北为阳,水之南山之北为阴”之说,富水的地理位置,从广义上讲位于“秦岭之南,江汉之北”,属“阳”地;从狭义上说,它又位于“商山之南,丹水之北”,亦属于“阳”;再从实际情况来看,富水坐落于与伏牛山脉连接的龙玉山尖之南的一大片开阔地中间,一年四季,每天从日出到日落,阳光洒满了每个角落,故称之为“阳城”。

我最早接触到“阳城”这个名词,是我的孩提时代。那时常听老人们说到“古阳城”和“驛马店”的故事(因古驛站是传递官府文书和军情的人以及过往官员歇息、食宿和换马的场所),从此就印于脑海。20世纪70年代初在富水读高中时,一次语文课上赵可书老师讲授杜牧的诗,顺便讲了七律《商山富水驛》,并涉及到“阳城驛”,使我惊异于富水的古老与闻名,从此对富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也更加热爱这方土地了。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,富水街一些应运而生的商店,均冠以“阳城”二字命名,使我更加确认了历史的真实性。

阳城驛的起始与变更

据《商南县志》载:“富水,早在先秦时期,这里便是秦之东南关驛阳城驛。”我想此说应该是有依据的,不可能是凭空臆断或杜撰而来的。驛站最早起源于殷商,至秦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驛传制度,并向全国铺开。中国历史上的周、秦、汉、唐等13个古代王朝均立都于陕西长安,长安是中国最早的古都,历史悠久,而位于六百里商於古道之上、秦豫交界处的富水关,是连接东南直达京都长安的要塞与关隘,也是江汉平原至关中平原之间来往的文人墨

客、达官贵人和商贾客旅的必经之地,因此,在此地设驛站也应该很早,不会落后于其他地方。有人说阳城驛始于秦汉之交,还有人说起于东汉年间,均在唐朝以前,而不是唐朝,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。

唐元和五年(公元810年),诗人元稹遭贬赴任江南途中,路过阳城时,发现阳城驛的“阳城”与唐德宗时的谏议大夫阳城的名字相同,于是感慨万千,抑郁不平,题诗《阳城驛》,提出应予“避讳”、改名,并寄给京城的白居易。白居易读诗后颇有同感,即回赠一首《和阳城驛》,极力支持友人元稹的观点。唐穆宗长庆二年(公元822年),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途中,驻足阳城驛,作诗《宿阳城驛对月》,这说明此时驛名未改。到了唐文宗开成四年(公元839年),晚唐诗人杜牧由宣州奉调长安路过此驛,发现已改成了“富水驛”,深感愕然,写了一首七律《商山富水驛》,认为驛名不应轻易改动,应保留它,让后人看到后能够保持一种警醒,以起到“警示”作用。由以上过程可以说明,“阳城驛”改为“富水驛”的大致时间应该在公元822年—公元839年之间的17年中。北宋年间,诗人王禹偁贬官商州任团练副使,来富水寻访时,“阳城”已被“富水”所取代,心中顿时怅然若失,即命笔题诗《不见阳城驛》。此诗是对前3人关于驛名改与不改所发议论的总结,寓意为驛名改与不改无关紧要了,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论争,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一个传颂“阳城”这个忠臣、伸张正义的作用,也达到了启示、教育后人之目的,其总结比较客观、全面。总之,几位古代大诗人围绕驛名的改与不改赋诗所引发的争议,耐人寻味,意义深远,为富水地域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富水老街的诞生与原貌

清同治年间,太平天国起义平息后,地方秩序趋于稳定,来自安徽、山西的陈、贺、董几家移民,看准了这块商业宝地,便在这里大兴土木,盖起了一座座楼房。短短十几年光景,就在这里建成了一条呈东西走向、长400多米、宽五至六米的整齐街道,一街两行的楼房均为三重院落,前为商铺做生意,后面是居家生活用房。街道四面有城墙包围(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存),东、西、北三方设城门,每座城门均栽有守门树,南边虽无城门,但与城门对称处也有一棵大树(1968年下半年被伐,西北两处的古树不知何时消失,现仅存东门一棵古树了)。东、西两边为槐树,南、北两方为栎树,东门高台上有一古寺,俗称“老爷庙”(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为富水乡政府及富水公社党委、政府所在地),有十三级台阶通往庙门;西城门外面上坐落着“娘娘楼”(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摧毁),与“老爷庙”



商南县富水镇新建的阳城驛门楼

相对而立,古朴壮观。街道中央有一道石桥横跨街道南北,使东西贯通。据说城墙内有9口水井分布(西城门外侧的古井尚存)。这便是“东西二槐,南北二栎,九井十三踏,三步大石桥”的关于富水关古城概貌的俗语的由来。

古阳城“十里长街”的遗存

“汉代,这里形成了十里长街,人烟鼎盛”(《商南县志》载)。当时的十里长街及市井的繁荣景象,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。那么,这样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消逝于何时?是怎么被毁灭的?没有历史记载,无法考证。然而,有两项遗迹足以印证它当时存在的真实性与可靠性。①富水老街向南延伸至王家庄千米地段上大面积的“瓦碴地”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,这一地段上没有建筑物,是一望无际的几百亩农田,多少年来人们祖祖辈辈耕耘于此,因地中充满碎瓦片,故称之为“瓦碴地”。由于大量的碎瓦片、碎砖头及石子遍及地表和地下,地不保墒,天旱时

地面板结,难以耕作,待雨才有了湿度才便于耕地下锄,农民常常为此苦恼叹息。这些瓦片、砖头和石子从何而来呢?自然让人联想到古时十里长街上砖瓦结构的建筑群倒塌之后,散落在这片土地上而留下的残存。②富水街东边的东坡沿线至王家庄考古发现的“汉墓群”。大量汉墓的出土,反映出当时的人居情况,说明早在汉代这里已是人烟繁盛的闹市。否则,哪来这么多墓葬呢?

根据以上两方面考证与研究,汉代形成的“十里长街”,其方位以阳城驛为中心,呈南北走向,与现今的富水开放大街几乎相吻合。所谓“十里长街”,其实没有十里,古人常称长度、宽度或高度的数字一般均为约指,不是确指。“十里长街”应该是一条繁华的商业大街,这在当时的商南也许是绝无仅有的,非常可观而令人沉醉!历经千年沧桑,远去的“十里长街”犹如梦幻,带给人们无尽的遐想。今天的十里长街,高楼栉比,人口密集,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景区闯王寨,它不仅是一条繁华的商业大街,也是一条靓丽的文化大街和旅游大街,人群熙来攘往,车辆川流不息,正上演着一组美妙的现代交响乐章。

九旬老人编撰地方志

记者 王孝竹



洛南县保安镇位于秦岭南麓,距离洛南县城约25公里。这里是汉字发源地,相传当年仓颉随黄帝南巡到此,在此创造了最早的28个汉字,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。

在保安镇庙底村,有一位人尽皆知的老人,对于庙底村近百年的发展变迁,他都能悉数道来,可以说他就是庙底村的一本“活”史书。这个老人名叫张天公。

退休回家编撰村志

今年95岁的张天公,1952年参加工作,在区、乡担任过多种职务。“我年轻的时候,一个人干五六样工作,统计干事、区文书、会计、财粮员、运输队保管出纳都是我一个人在做,而且一直保持先进,连续6年出席了省级先进工作者会议。”张天公自豪地说。那时候,张天公觉得服从组织安排、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份工作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1986年,张天公退休了。回到村里后,张天公觉得“树有根,水有源”,人生在世不能忘本,要让后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,于是他开始整理撰写张氏家谱。张天公拄着拐杖,跑遍了方圆百里的张姓人家,拜访了近百位年迈的老人,了解庙底村起根发苗的始末。说起编撰张氏宗谱的过程,张天公拿出《暮年忆保安》的册子,双手颤巍巍地翻开,说道:“为了考证乡间戏曲中流传的历史事件,我多次前去黑潭村,拜访当时已经101岁的杨老先生。在杨老先生那儿,我弄清了很多事情。”

张天公用9年时间完成了张氏宗谱,之后又编撰了《实用知识汇编》《暮年忆保安》《保安镇庙底村志》《忠孝小传》《应酬须知》等。2010年编撰的《保安镇庙底村志》囊括了庙底村自清代以来100多年间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发展变迁,被国家史志馆收藏。

强撑病体完成镇志

原保安镇镇长李福年曾多次拜访张天公,邀其编撰镇志,张天公都不敢答应。他觉得镇志不同村志,范围更广,涉及更多,怕自己弄不好。

2012年,李福年将要调离保安镇,再次拜访张天公,邀请他编撰镇志,并委托镇领导班子关注镇志编写,全力配合张天公。张天公被其诚意感动,便开始编撰保安镇志。他先后联络了魏书经、任世保、王忠直、赵振东、吴故田等几位熟悉保安镇的老人,共同撰写史料。彼时,张天公已有85岁,而他所联系的这些老人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。

为了编撰镇志,张天公与几位老人不辞辛劳,往返在档案馆与镇政府之间。几位老人由于年纪大了,或多或少都被疾病缠身,吴故田更是在前往档案馆的路上突然发病入院。吴故田的入院,让张天公惊醒了,每日总是不停地嘱咐大家注意休息,按时吃药。张天公自己也身患疾病,但他一直是几个人中最忙碌的那个,发病了就住院几天,觉得自己治疗得差不多了,便向医生申请出院,带着药回家,继续整理资料。

对于张天公拖着病体编撰镇志,儿孙颇有怨言。孩子们都觉得老人年纪大了,不宜过于劳累,甚至吓唬他说要“撕掉”他写的草稿,最终却因张天公的执拗而放弃,反而天天将张天公写好的草稿带走,整理为电子稿件,并帮忙联系印刷。2021年10月下旬,张天公的孙子张建将整理好的保安镇志交到镇政府,由相关工作人员审阅、核对。张天公说:“我年纪大了,身体不

好,很多事情力不从心,总算完成了镇志,也算对得起一同编写镇志以及支持着我完成镇志的那些人了。”

撰写镇志感动乡里

张天公带病编撰地方史志的事迹,让当地群众深受感动,也收益颇丰。今年74岁的叶云山,以前并不认识张天公,是张天公开始编撰镇志时,多方打听联系到叶云山找寻资料,二人才得以相识。叶云山说:“张老已经90多岁的高龄,还在坚持编撰镇志,就这份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,我很佩服张老。据我所知,张老不仅联系我,还想方设法联系了很多在外的保安人。编写镇志需要大量资料,张老找了很多收集资料。”

今年78岁的聂振荣,也是张天公联系寻找资料的一位在外工作的保安人。聂振荣的老家就在庙底村,但因在外多年,与张天公也不熟悉。张天公联系他后,他觉得张老这把年纪还兢兢业业,关心国家大事,关心家乡发展,精神十分可贵。张老所写的村志、镇志,对保安镇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。

张天公说:“千年的文书会说话,记忆再好也不如记录。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,口口相传,时间久了就没了,只有用笔杆子记录下来,才能让更多人认识历史,了解历史。”



乡村360°

说:“这是红军菜。当年陕北红军被敌人围困在山上,吃不上菜,就经常吃这种野菜。当地民众为纪念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,就把这种菜一直叫‘红军菜’。”

我仔细品味菜的味道,想知道“红军菜”到底是什么野菜,店老板说当地人叫它“窄麻菜”。我跑到灶房找到还没有烹饪的原生野菜,叶子像韭菜,但比韭菜宽厚柔软,香味浓浓的,有点像柞水高山上的野山葱。

山葱我是常见的,小时候上山采野菜时,不时能采到,叶子有半个巴掌大,椭圆形,叶尖渐急,但这种“红军菜”是像韭菜一样的长条形,它又是什么植物呢?柞水县似乎有这种东西,它既陌生又似曾相识,我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两个多月来,我外出或登山总是关注着林间、崖畔、山涧和沟谷,9月9日,终于在梁梁西沟见到了这种草本植物——“柞菜”。

柞菜是大家经常见到的蔬菜,但有一种与韭菜同属百合科葱属类、与韭菜很相似的“柞菜”,由于产地范围小,不为外界所知。“柞菜根”也被错称为“韭菜根”,其实柞菜跟韭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菜品。柞菜,也被称为大叶韭,从外形上看有点像韭菜,有葱蒜类的香味,它的根非常美味。

柞菜,宽叶韭或大叶韭,是百合科葱属的一个种类。查网上资料,柞菜在云南红河州叫大韭菜,我国西南部的云、贵、川、藏部分地区和中印、中不(丹)、中缅交界的两侧地区都有分布。它多生长在湿润地区的山坡或林下。西藏错云保山地区广为栽培,称柞菜。

柞水的柞菜比较少见,通过询问当地老农,在乾佑河流域潮湿的山崖上偶能见到,生长在湿润少光的地方。当地人视为草药,多用来治疗在干旱天气劳作缺水而导致的便秘;它还有杀菌等作用。偶遇西甘沟一位当地老人,他说当年李先念在磨谷峡一带打游击时,也吃过这种野菜。

伸手采摘时,感觉它像蒜苗叶那么柔软,像韭菜叶那么宽,没有韭菜那么挺拔,茎和韭菜籽不是一种形态。

没想到,一种野菜见证了红军当年的艰苦生活。我采一把回家炒了,一边品尝它辛香的味道,一边想象当年红军战士艰难的生存环境,缅怀先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。

红军菜

宋奇瑞